



Title	太宰治『黄金风景』
Author(s)	莊, 千慧; 李, 雅婷
Citation	多言語翻訳：太宰治『黄金風景』. 2012, p. 10-13
Version Type	VoR
URL	<a href="https://hdl.handle.net/11094/32734">https://hdl.handle.net/11094/32734</a>
rights	
Note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Archive : OUKA*

<https://ir.library.osaka-u.ac.jp/>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 太宰治 <<黃金風景>>

莊 千慧・李 雅婷 譯

海岸邊茂密濃綠的橡樹 在橡樹枝幹上纏繞黃金細鍊—普希金<sup>1</sup>

我還是孩子的時候，不是個心地善良的孩子。我欺負家裡的女傭。我這個人，就是討厭笨拙，就因為這樣，才會特別欺負笨拙的女傭。阿慶就是個笨拙的女傭。就算只是削個蘋果，一邊削一邊不知在想些什麼，三番兩次停下手，每當這樣的時候如果不嚴厲地喊聲喂，她就會一直一直地一手拿著蘋果，一手水果刀地發著呆。讓人覺得她是不是腦子有什麼不夠<sup>2</sup>。

雖然我常常看到她在廚房什麼也不做，只是渙散地站著的樣子，但就算是孩子，看到她那樣總會莫名地感到不愉快。對她投以喂，阿慶，一天可是很短的喔，之類自以為是大人般的，現在回想起來都還會背脊發涼的無情話語，就算是這樣還不夠，有次還叫來阿慶，讓她用剪刀從我的故事書剪下那書裡的閱兵典禮上聚集了幾百人的軍隊，有騎馬的人，也有拿著旗子的人，還有拿著槍的人，我讓她將軍隊們一個一個用剪刀剪下來，手不靈巧的阿慶，從早開始連午飯都沒吃一直做到黃昏，才終於剪下了大概三十個人，而且不是把大將的鬍子剪下一半，就是把拿槍士兵的手，剪得像熊掌一樣驚人地大，然後被我逐一謾罵，那時正值夏天，阿慶是很會流汗的體質，被剪下的軍隊們，因為阿慶手上的汗水被弄得濕淋淋，我一個忍不住，就踢了她。

我明明應該是踢了她肩膀，阿慶卻按著右邊臉頰，突然地趴下，一邊哭著一邊說到：「就連親生父母都沒有踩過我的臉。我一輩子都會記得」她用像呻吟般的語調，斷斷續續地說著，因為她這樣所以我也不禁感到不耐煩。除了這些事之外，我幾乎是把那當做天賦的使命一樣地虐待著阿慶。直到現在，多多少少地，我還是沒辦法忍受不聰明又鴛鈍的人。

前年，我被趕出家門，一夜之間變得困頓，在街頭徘徊，在各處啜泣，過一天算撐一天，因為稍有一點文彩，想說總算能用這個生活下去時，我居然生了病。因為大家的心意，那年夏天我在離千葉縣船橋町的泥海<sup>3</sup>很近的地方租了間小房子，自己煮飯休養生息，每天晚上，都流著像是可以扭轉出睡衣汗水般的盜汗，但就算是這樣我還是得工作，只有每天早晨的一瓶牛奶，就只是那一瓶牛奶，便很奇妙地讓我感受到活著的喜悅，即便只是庭院一隅的夾竹桃開了花，那綻放在我看

來就像是熾烈燃燒的火燄一般，我的頭腦就是如此地疼痛疲憊。

就在那時候，來做戶口普查的四十歲左右，瘦小的巡警在我家的玄關，看著名冊上的我的名字，然後對照著我肆無忌憚亂長著鬍子的雙臉，一邊比對著，一邊說喔，您就是那個……家的少爺對吧？那個巡警的口音，有著很強烈的鄉音，於是我就毫不客氣的回說「是的」。「請問您哪位？」

巡警努力在瘦削臉頰上做出不自然的笑容，「沒有啦。不過果然是這樣啊。您大概不記得了，不過大概二十年前左右，我在K駕過馬車」

所謂的K，是我出生的村莊的名字。

「就像您看到的」我不帶笑容地回答。「現在的我完全今非昔比」

「才不會呢」巡警笑得更開心並一邊說到，「如果變成了寫小說的人的話，這可是了不起的成功呢」

我苦笑。

「話說回來」巡警稍微降低了聲量，「阿慶還在說著您的逸事」

「ㄚ ㄉ一ㄉˋ？」一時間我沒辦法理解。

「阿慶啊。您忘了吧。在您府上當過女傭的——」

我想起來了。讓人忍不住啊地叫出來，我蹲在玄關入口，低著頭，點點滴滴想起二十年前，我對某個鴛鴦女傭所做的壞事，幾乎無地自容<sup>4</sup>。

「她現在幸福嗎？」突然抬起頭來問了這樣沒頭緒問題的我的臉上，浮現了現在回憶起來就如同像是寫著罪人，被告等字般的卑屈笑容。

「嗯，啊，總算是」巡警爽朗地，率直地回答，巡警用手帕拭去額頭的汗水，「不知道可不可以。下次我帶她們來，慎重地向您道個謝如何？」

我就像是要飛上天般地嚇到了。啊不，不，那實在是，我很嚴正地拒絕，全身被難以名狀的恥辱感所包覆著。

即便如此，那巡警還是很爽朗。

「孩子啊已經，您知道嗎，在這裡的車站上班了喔，我是說老大。孩子的順序是男孩，女孩，女孩，最小的八歲今年上小學。總算可以鬆口氣了。阿慶也很辛苦。不過怎麼說呢，您知道的，在您府上那樣的名門裡學過規矩的人，總是在有些地方，就是跟別人不一樣。」巡警有點紅了臉笑著，「多虧了您。阿慶啊，總是說著您的逸事呢。下次公休的時候，我一定帶她一起來向您道謝。」他的表情突然變得認真，「那，今天就先到此為止。請您保重。」

在那之後，過了三天，與其說為了工作，我更擔憂於金錢，所以在家裡待不住，拿著竹拐杖，想去看海，突然玄關的門開了，外面站了三個人，穿著夏季和服的父母，紅色洋裝的女孩，她們像畫一般地並排站著。是阿慶一家人。

我發出了連自己都嚇一跳的超大聲怒吼。

「妳們來了！？今天，我現在有事不得不出門。雖然很抱歉，但請妳們改天再來。」

阿慶成了一位優雅的中年太太。八歲的那個孩子有著和女傭時代的阿慶相似的臉龐，用遲鈍呆滯的眼神抬頭看著我。我感到很哀傷，在阿慶還沒說出下一句話之前，像是逃跑般地飛奔到了海邊。我用竹拐杖一陣陣撥開海邊的雜草，一次也沒回頭看，用又氣又惱般慌亂粗暴的腳步，總而言之沿著海岸朝著街上的方向，一直線地走著。我究竟在街上都做了些什麼呢？我只是無謂地抬頭看看活動小屋的看板，或是直盯著和服店的櫥窗瞧，然後噴噴咂嘴，聽見心裡某個角落呢喃著我輸了，我輸了的聲音。心想這可不行啊，於是我也激烈地顫動著身體，再次邁出步伐，大概這樣又過了三十分鐘左右吧，我再度轉身朝家的方向前進。

走到海岸邊，我停住了腳步。瞧！前方有幅和平畫像。阿慶母子三人悠閒地往海裡丟石頭，嘻戲歡笑。

嬉戲聲都傳到這邊來了。

「那位先生」巡警用力丟著石頭說

「好像是頭腦很好的人對吧。那個人，以後會成為偉大的人哦。」

「是吧！是吧！」是阿慶充滿驕傲的高聲。

「那位先生從小就與眾不同。

就算是對比自己身分低下的人也會親切地應對。」

我就站在原地哭了出來。

強烈的激動變成了眼淚全部暢快地流逝而去

我輸了。這是好事。不這樣的話不行。他們的勝利，也給了我的重新出發一道光芒。

---

## 注

<sup>1</sup>普希金原詩的出處不明。此處的詩句應為作者太宰治改編自創。

<sup>2</sup>「腦子有什麼不夠」乃日文直譯。這樣的表現法是比喻人的智商有所不足。現今此種帶歧視性的表現已不被使用。

<sup>3</sup>千葉縣船橋町的泥海在太宰治的另一部作品『人間失格』中亦被提及過。所謂的泥海指的是混濁不透明的海水。

---

<sup>4</sup>原文的場景是在日式房子裡。主人公「我」是蹲在房間地板與玄關脫鞋處之間的單階樓梯之上。